

太宰治

だざいおさむ

斜

しゃよう

陽

周敏珠 译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太宰治



斜阳 しやよう

周敏珠译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由小知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使用本著作物。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7-2009-2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斜阳 / (日) 太宰治著; 周敏珠译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09.9

(草月译谭)

ISBN 978-7-5463-0241-6

I. 斜… II. ①太…②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50970号

书 名：斜阳
著 者：[日]太宰治
译 者：周敏珠
出 品 人：周殿富
总 策 划：崔文辉
策 划：国文创意
特约编辑：私家侦探
责任编辑：聂文聪
装帧设计：书衣坊·未 诩
出 版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
印 刷：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：787mm × 1092mm 1/32
印 张：6.375
版 次：2009年10月第1版
印 次：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
发 行：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栋底商A222号(100052)
电 话：010-63106240(发行部)
书 号：ISBN 978-7-5463-0241-6
定 价：17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，发行部负责退换)

目 录

第一章	001
第二章	029
第三章	057
第四章	085
第五章	109
第六章	141
第七章	167
第八章	185
太宰治年谱	189

第一章

早晨，正在饭厅里专注、轻快地喝着汤的母亲突然“啊！”的低叫了一声。

“有头发吗？”我想该不会是汤里有什么怪东西吧？

“没有！”

妈妈俨然没有发生任何事一般，还是继续一口一口将碗中的汤轻巧地送入嘴里。她满不在乎地将脸别向一旁，眼睛望着窗外盛开的山樱花，然后头也不回地继续飞快一匙一匙地将汤送进小巧的唇间。“飞快”这形容词对母亲来说，绝对一点儿也不夸张，虽然母亲的喝法和妇女杂志上刊载的优雅用餐礼仪大相径庭，但使人想起，弟弟直治也曾一边喝酒、一边对我这个姐姐说：

“有爵位也不一定表示是贵族，像有人即使没有爵位，也是拥有‘天爵’的了不起贵族；而有些人

虽然和我们一样拥有爵位，可是根本不是贵族，简直和贱民没什么两样！像岩岛（直治的友人伯爵）那个人就是这样，根本比新宿花街拉客的人感觉还贱呢！最近柳井（也是弟弟的友人，子爵的次子）的哥哥结婚了，柳井好过分喔，竟然穿起燕尾服了呢！真是不知道在搞什么？那种场合根本就没有穿燕尾服出席的必要嘛！这还不打紧，就在每一桌客人轮流致词时，那个家伙竟然还说出很轻佻且奇怪的话，真是败给他了。什么高雅、什么气质，好像与他一点儿都没关系的样子呢！我们家附近到处都挂着高级公寓出租的招牌，其实那是什么贵族，大部分都好像高级乞丐一样呢！真正的贵族才不会像岩岛那么庸俗！就像我们家，要说到真正的贵族，恐怕也非妈妈莫属了，妈妈才是真正、如假包换的贵族，因为她有无人可及的地方！”

即使是喝汤，一般我们都是上身微倾，低头向着汤碗，横拿着汤匙舀汤，然后直接横着汤匙、将汤送入口中。可是，妈妈却是左手手指轻靠着桌子的边缘，上半身挺直，脸微微上扬，根本不低头看

汤碗，虽然也是横拿着汤匙，却突然舀起一口汤，动作就像燕子一样、无法形容的迅速、轻巧，汤匙与嘴角呈直角状，汤并顺着汤匙尖端滑入唇齿之间；接着，继续若无其事地左顾右盼，而手上的汤匙，一向轻盈得像燕子挥舞小小的翅膀般，汤匙中的汤从来不曾滴落过一滴，甚至从来也不曾发出了点儿喝汤或碗器撞击的声音。或许这样并不符合所谓“正式礼仪”的用餐方法，可是，在我的眼中却是非常、非常的可爱，甚至觉得这才是真正优雅的用餐方法。而且事实上，像汤品这样的食物，若是低着头从汤匙的边缘喝，还不如舒舒服服地挺起上身，由汤匙尖端送入口中，来得更美味许多。可是因为自己就像直治所说的高级乞丐一样，根本没办法像妈妈那么轻巧且毫不做作、自然的使用汤匙，所以只好放弃，仍然低头面对汤碗，用那种所谓“正式礼仪”阴阳怪气的喝法喝着汤。

不只是喝汤如此，事实上母亲的用餐法也和正式的礼法有很大的出入。吃肉时，用刀和叉子很快地将肉统切成一小块、一小块，然后放下刀子，直接用右手拿叉子，一块一块的叉起肉来，慢慢送入

口中，吃得非常轻松愉快。若是带骨的鸡肉，当我们还在为了如何不让碗盘发出声音，拼命努力将肉从骨头上剔下来时，妈妈已毫不介意地用指尖抓着骨头送到嘴里，直接用嘴巴将肉和骨分离。即使是如此野蛮的吃法，在妈妈身上看起来却是无比可爱，甚至还散发着一股莫名的妩媚气息。所以说起来，她真不愧是如假包换的贵族呢！不只是带骨的鸡肉如此，有时妈妈连午餐的火腿、香肠都是用手一抓就吃起来。

“为什么饭团那么好吃，你知道吗？那是因为它是用人的手指捏着做出来的！”

妈妈曾经这么说过。

我也认真想过，用手抓东西真的感觉比较好吃！可是像我这样子的高级乞丐，如果学得不好，那真是“东施效颦”，看起来就活似乞丐乞食图的画面了，所以不敢学，只好忍耐。

尤其是弟弟的一席话，让我更深深地觉悟到：要学母亲的样子是很困难的，甚至还有一种“绝望”的感觉。记得一次在西片町家的内院里，当夜空中高挂起一轮美丽的初秋之月，我和妈妈两人在池塘

边赏月，一边笑谈着：到底新嫁娘准备嫁妆，俚语该说：“狐狸娶新娘”，还是“老鼠娶新娘”呢？母亲忽然站定，往一旁的胡枝子丛走进去；因为白色的胡枝子花正盛开中，所以母亲从花丛中露出一张显得比平常更白皙的脸庞，微笑着说：

“和子呀！你猜猜看，妈妈现在在做什么？”

“摘花吧！”

听我答完，妈妈又再度响起小小的声音，笑说道：

“在尿尿啦！”

因为妈妈根本没蹲下身去，所以着实让我吓了一跳，不过，也确实感受到一股自己无法仿效、无言可喻、真正的可爱与天真。

从早上喝汤的事开始，简直是一连串“脱轨”的行为。不过之前读过的某一本书上，好像也写着路易王朝时的贵妇人们，总是在宫殿的庭园或走廊的角落，若无其事地上厕所。这一份天真的“无心”，真是很可爱，也因此让我联想到，母亲莫非是最后一位“真正”的贵妇人，不是吗？

早上喝了一口汤后，妈妈不是“啊”地叫了一声

吗？当我问道：“是头发吗？”妈妈回答：“不是！”

“会不会是汤太咸了呀？”

早上的汤是用上回美国配给的青豆罐头煮的，我本来想煮成奶油蛋花汤。而因为自己一向对煮饭没什么自信，所以即使妈妈说：“不会呀！”心里还是挺不放心地追问着。

“不会啦！真的煮得很好喝！”

妈妈很认真地说道，喝完汤，又用手抓海苔包的饭团送入口中。

从很小的时候开始，自己就不喜欢吃早餐，非得等到十点以后才吃，否则肚子根本不饿，连吃饭时，也好像不知道汤匙该怎么摆放才好般，懒洋洋的不肯吃，饭团搁在盘内，用筷子夹得一团糟，然后再夹住一小口，像妈妈喝汤时一样，让筷子与嘴巴呈直角，如喂小鸟一般的送入口中。当我还在一边慢吞吞咀嚼时，妈妈已经吃饱了，很快站起身来，将背靠在太阳晒得暖烘烘的墙壁上，静静地看着我吃饭，一边说道：

“和子，还是不想吃吗？你呀！若不能从早餐开始就吃得津津有味的话，可是不行的喔！知道吗？”

“妈妈呢？你觉得早餐好吃吗？”

“当然呀！告诉你，我已经不是病人了。”

“嘿？不是病人的人，应该是我才对吧！”

“不对！才不是呢！”

妈妈笑得有点儿凄楚，并轻摇着头。

我在五年前罹患了肺病，躺在病床上好一阵子。可是自己知道那是一种“任性”病，倒是妈妈前一阵子的病才真的叫人好生担心，也很可怜。尽管如此，妈妈却只是一径担心我的事。

“啊！”我喊道。

“怎么了？”这回换妈妈问我了。

两人对看一眼，好像心有灵犀般，相视而笑。

因为，人每当想到害羞的事时，就会奇妙地发出“啊”的叫声。像我心里这时突然清晰想起六年前离婚时的事，忍不住“啊”地叫了起来。而妈妈到底又想起什么事来呢？虽然，妈妈不应该会有像我这样丢脸的过去吧？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
“想必妈妈刚刚也一定想起某些事吧？到底是什么事呢？”

“我忘了！”

“是我的事吗?”

“不是!”

“是直治吗?”

“是吗?”母亲一边歪着脑袋说道，“也许是吧!”

弟弟直治大学读到一半，就被征召去当兵，分派到南方小岛，至今音讯全无，即使世界大战结束，还是行踪不明。妈妈也已经觉悟到：或许她永远都不能再见直治一面了，可是我却从来没有这样的“觉悟”，而一直坚信有一天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。

“虽然想死了这条心，可是一喝到好喝的汤，还是会忍不住想起直治，当初要是对他好点儿就好了!”

直治从读高中开始，就醉心于文学，生活上简直与不良少年没两样，不知道给妈妈带来多少麻烦，妈妈也不知道为了他吃了多少苦。可是即便如此，妈妈喝了一口汤，还是会不自觉地想起直治，发出“啊”的一声。我一面将饭塞入嘴巴，一面不觉红了眼睛。

“没事的，直治一定没事的。像直治这么坏的坏蛋，一定不会死的！会死的人都是心地好、漂亮或

温柔的人，像直治这样的人就算用棒子槌，也死不了的！”

妈妈不禁笑着嘲弄我说：

“那么，意思是和子你才会早死啰？”

“哎呀！为什么呢？我也是超级大坏蛋一个呀！会活到八十岁的，你放心啦！”

“是吗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妈妈我铁定活到九十岁没问题了！”

“噢？”

妈妈这么一说，倒让我有点儿烦恼起来。因为坏蛋才会长寿，漂亮的人是会早夭的。然而妈妈非常的美丽，可是我却希望她能长寿。一时之间，自己不禁仓皇失措起来，倒不知道应该如何接口才好。

“讨厌！坏心眼！”话一说完，嘴唇不觉地上下颤动着，眼泪啪哒的直直落下。

不知道要不要提起蛇的事来。四五天前的一个午后，附近的小孩子们在院子竹篱笆里，发现了十多个蛇蛋。

孩子们夸张地叫着：

“毒蛇蛋！”

我因为想起毒蛇竟然会在竹篱笆上产了十个卵，会不会一不小心就掉到院子里，所以说：“把它们给烧了吧！”

没想到，孩子们一听，竟然高兴的又叫又跳，全紧跟在我的屁股后面，在竹篱笆附近堆上树叶和柴火。点燃火后，将一颗一颗的蛋扔进火堆里。可是蛇蛋却怎么烧都无法烧起来，就算孩子们丢入更多的树叶和小树枝，把火势弄得更大，蛇蛋还是烧不起来。

下面农家的女儿从外面大声笑喊着问道：

“你们在干什么呀？”

“我们在烧蛇蛋！因为等到生出蛇来，就太可怕了！”

“有多大呀？”

“跟鹌鹑蛋差不多大，全白的喔！”

“那不是毒蛇的蛋啦，是一般小蛇的，而且生蛋是烧不起来的。”

农家女好像觉得很可笑的样子，便笑着走开了。

已经点了三十分钟的火，可是蛇蛋说什么都烧不起来，我要小孩子们将蛋从火里捡起来，埋在梅

树下，并用小石头做了一个记号。

“来，大家拜拜啰！”

我蹲了下来，合掌膜拜，孩子们也很乖巧的在身后跟着合掌膜拜；然后自己就和孩子们分手，一个人慢慢的拾阶而上，石梯上，母亲正站在藤萝棚架下面说着：

“好可怜喔！”

“我们以为是毒蛇蛋，结果只是小蛇，不过已经好好埋葬了，没事的！”

虽然这么说，可是被妈妈直直地盯着看，总还是觉得不太对劲。

虽然妈妈绝对不是迷信的人，可是自从十年前父亲在西片町的家中去世后，妈妈就开始非常怕蛇。在爸爸临终弥留之际，妈妈看见爸爸的枕头上掉了一根黑绳，没有细想、顺手一抓，发现竟然是一条蛇！蛇飞快地溜走，出了走廊后，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看了这一幕的妈妈与和田舅舅互看了一眼，好像不敢惊动临终的父亲般，隐忍着不发一语。所以，虽然当时我们也在场，可是有关蛇的事，却一点儿也不知情。

不过，在父亲逝世当天的黄昏，我倒是亲眼看见院里的池塘边，有一条蛇盘在树上。自己现在是二十九岁的老女人，而在十年前父亲去世时，也已十九岁了，所以早已不是小孩子，尽管经过十年之久，当时的记忆还是非常的清晰，应该不会有错。当时我为了要剪花供在灵前，所以走到院子里的池塘边，而在杜鹃花下站定时，突然看到杜鹃花枝头盘绕着一条小蛇，着实吓了一跳；而就在折下隶堂树的树枝时，竟然也有小蛇盘绕在树枝上，结果旁边的木樨树、枫树、金雀花、藤蔓、樱花、不管任何一株树上都有小蛇盘绕。不过自己当时并没有很害怕，只是觉得或许连蛇也和我一样，对父亲的死感到悲伤，所以特地从穴中钻出来凭吊父亲之灵吧？后来我将院子里蛇的事偷偷告诉妈妈，妈妈很冷静地偏着头，好像在想什么的模样，不过并没特别说些什么。

不过，这两则“蛇事件”之后，让母亲十分讨厌蛇，却也是不争的事实。只是，与其说讨厌蛇，倒不如说是崇仰、敬畏来得贴切一点儿吧！

焚烧蛇蛋的事被妈妈发现后，妈妈绝对会联想

起一些极端不吉利的事吧？想到这儿，突然也觉得：焚烧蛇蛋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。因此一直不断地担心着，会不会因此让母亲不快或者招致什么不幸？因此，第二天、第三天都没办法释怀，早上用餐时，无意中又说起什么：“美人早夭”的无聊话，最后因为根本没办法自圆其说而哭了出来。而当我在收拾桌上碗盘时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竟然感觉母亲的生命好像托附在那条小蛇上，或许因此会折寿般，心里懊丧得不得了。

然后，当天就在院子里看到蛇了。那天是个无比晴朗的好天气，所以自己结束厨房工作后，就搬了张藤椅在院子里的草地上，一边构思着编织的花样。当我将藤椅放在院子里时，就发现院子石头边的细竹丛里有一条蛇。“哎呀！讨厌！”自己只如此抱怨了一声，接着脑袋就一片空白。后来只好搬着藤椅折回，将椅子放在走廊上坐下，开始编织起来。中午，突然想去位在庭院一角的书房里找一本藏书——《罗兰画集》。没想到，一走到院子，又看到一条蛇在草地上缓缓爬行着，和早上那条蛇长得一模一样。好细长且高雅的一条蛇呀！我想是母的吧！